

# 数字双重标准：数据服务贸易的法律不对称性与全球南方的发展困境

于学昊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广东 深圳 518000

DOI:10.61369/IED.2025050007

**摘 要：** 本文探讨全球数据治理中的法律不对称性及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结构性影响。文章提出“数字双重标准”这一概念，指出发达国家一方面倡导数据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却频繁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特定国家的数据活动，特别是针对全球南方的技术平台与服务。通过对数据本地化、隐私监管和平台审查等政策矛盾的分析，本文揭示了法律碎片化如何形成“碎片化陷阱”，导致发展中国家面临高昂合规成本、战略不确定性及技术脱钩风险。本文借助后殖民法律理论与数字主权话语，呼吁关注数字双重标准带来的法律不对称性困境，并由全球南方新兴数据经济体一同共同构建多元、互惠的数据治理新范式。

**关 键 词：** 数字双重标准；法律不对称性；全球南方；数字主权

## Digital Double Standards: Legal Asymmetries in Data Service Trade and Development Dilemmas of the Global South

Yu Xuehao

China Everbright Water Limited, Shenzhen, Guangdong 518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legal asymmetries in global data governance and their structural impacts on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I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digital double standards," highlighting how developed countries, on one hand, advocate for the free flow of data, while frequently restricting data activities of specific countries, particularly targeting technology platforms and services from the Global South, on the grounds of national securit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policy contradictions in data localization, privacy regulation, and platform censorship, this article reveals how legal fragmentation forms a "fragmentation trap," lead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face high compliance costs, strategic uncertainties, and risks of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Drawing on postcolonial legal theory and the discourse of digital sovereignty, this article calls for attention to the legal asymmetry dilemmas caused by digital double standards and advocates for the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of a diverse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new paradigm of data governance by emerging data economies in the Global South.

**Keywords：** digital double standards; legal asymmetry; global south; digital sovereignty

### 一、全球数据治理的双重标准与不对称性叙事

在全球数字经济的新兴架构中，数据已成为备受争夺的资源、战略性资产，以及法律与政治博弈的焦点。然而，随着跨境数据流动的速度与规模不断扩大，围绕其治理的叙事也随之演变。这种矛盾在西方大国与新兴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尤其是美国和欧盟在制定和实施数据政策标准以及针对跨境数据的保护性政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一方面宣扬自由数据流动和开放数字市场的优点，另一方面又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数据流动实施限制、禁令和制裁，尤其针对中国技术或平台时更是如此。这种矛盾——本文称之为“数字双重标准”（Digital Double Standard）。<sup>[1]</sup> 数字双重标准反映了一种在政策空间冲突下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战略，该战略将基于规则的霸权与技术遏制相结合，对数字技术欠发达的全球南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限制性影响。

为何同样的数据本地化政策在中国实施时被视为“威权主义”，而在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中却被视为“保护隐私的必要措施”？<sup>[2]</sup> 为何对 TikTok 的监控担忧被武器化，而对受美国《云法案》（CLOUD Act）约束的西方企业则被淡化处理？这些并非单纯的言论矛盾，而是体现在法律工具、制度规范和经济决策中，并进一步导致全球数据经济碎片化。对于全球南部的国家而言，这种碎片化既产生了合规成本，又带来了战略不确定性，迫使它们在“对外国基础设施和平台的数字依赖”与通过本地能力建设实现“自主创新”的愿景之间寻求平衡。<sup>[3]</sup> 本文认为，数字双重标准作为一种数字地缘政治机制，以普世价值之名，实则是在维持国际贸易法中数据发展优先国家，即全球北方的规范主导地位。

数字双重标准的本质是技术发达国家与非发达国家（通常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法律不对称性，这一不对称性体现在世贸

组织电子商务谈判、充分性决定以及多边数字信任联盟中，而非仅仅反映技术差异导致的不平衡；法律的不对称性来自于贸易政策、隐私政策与数据跨境流动政策等综合性的政策空间冲突，这一综合性的不对称性巩固了全球数据秩序，其中全球南方国家被期望遵守而非共同塑造。而结果便是本文所称的“碎片化陷阱”：不一致的规则、重叠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化的标准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制定连贯且主权的数字战略的能力。

## 二、法律不对称性的理论框架：数字霸权与边缘地区的能动性

在对南方国家数字治理的当代理解中，两种主导的概念框架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决定论和数字殖民主义。尽管这两种框架为全球数据系统的权力动态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它们未能充分解释边缘国家中正在出现的复杂法律和政治能动性。主流的全球数字治理分析往往陷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即认为技术系统独立于政治和法律环境而发展。<sup>[4]</sup> 在技术决定论的框架下，全球南方国家在数字贸易和数字技术自主发展方面进一步受到全球市场的挤压，最终导致结构性数字殖民主义，而数字殖民主义有进一步导致了国际数据服务贸易中的法律不对称性。

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指的是技术按照自身逻辑演进，并以几乎不可避免的轨迹塑造社会与政治的观念。<sup>[5]</sup> 在此视角下，数字工具常被描绘为中立工具，其后果——无论是解放性还是压迫性——均由技术设计预先决定。这种逻辑常被用于批判中国的“防火墙”，将其狭隘地视为权威控制的象征，而非植根于特定宪法、历史与安全语境的多维治理体系。<sup>[6]</sup> 正如怀特·萨利所指出的，此类决定论解释忽视了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构建的、法律嵌入的和政治协商的。<sup>[7]</sup> 通过掩盖“西方”数字基础设施的政治偶然性（如海底电缆路由、云服务器主权），技术决定论将全球北方的标准合法化为本质上进步的，同时将全球南方的替代方案病理化为倒退或偏离的。这种观点将复杂的监管架构（如中国一直被诟病的“数据长城”机制<sup>[8]</sup>）简化为专制控制的工具，忽视了国内法律理性、发展需求以及历史路径依赖的作用。这种决定论无意中为以西方为中心的数字规范赋予了中立或普世的合法性，强化了全球标准的不对称性。而这一政策路径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催生了数字殖民主义。

数字殖民主义（Digital colonialism），这一由尼克·库德里和乌利塞斯·梅希亚斯等学者提出的批判，将视角转向揭示数据提取、平台资本主义和算法治理如何复制殖民主义的支配模式。<sup>[9]</sup> 根据这一视角，全球南方被降格为资源外围——其人口被视为数据化的劳动力，其市场被视为监控区域，其法律体系被视为全球科技扩张的障碍。但伴随近几年以来全球视野下的 BRICS（金砖国家同盟）与 DBRI（数据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国家视角下的数字区域主权探索，例如东盟数据管理框架（DMF）、非洲联盟的数据政策框架以及巴西的积极数字产业政策，都在积极参与重塑全球数字秩序与抗衡全球北方带来的法律不对称性。<sup>[10]</sup> 这些尝试都是积极的，但我们仍然不能忽略的现实是，全球南方在 WTO

式微的背景下，仍然是法律不对称性中政策空间冲突博弈的受害者。<sup>[11]</sup> 可以说，由技术决定论在全球数据市场中起到基础性的负面理论影响，而这一理论滋生出了数字殖民主义，并由此形成了法律的不对称性，导致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对于数据安全与数据服务贸易的认知呈现出数据双重标准。

## 三、双重标准之下：安全叙事的工具化

在数字基础设施与数据治理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安全”，特别是“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已成为一种高度双标的叙事——频繁被提及的可以以多种形式被使用的理由。<sup>[12]</sup> 本节将分析这些数字双重标准的内在形成原因，讨论全球北方国家如何通过法律不对称性的战略，将安全、隐私与信任的法律规则转化为政治空间冲突下牟利的政治手段，以维系全球科技政策空间冲突的优先地位。

### （一）西方话语中的矛盾

数字双重标准的核心在于利益导向而非规则导向：在西方被视为可接受甚至必要的实践，当由其他国家采用时，却被贴上专制或危险的标签。<sup>[13]</sup> 数据本地化便是典型案例。当中国要求关键用户数据必须存储在本国管辖范围内时，此举常被谴责是在“侵犯个人隐私与自由”，并被认为是“专制且独裁”的监控手段。<sup>[14]</sup> 然而，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中类似条款——包括以“数据主权”名义限制跨境数据传输的权利和对公民数据信息的保留常被解读为对消费者数据隐私和数字权利的正当保护。安努帕姆·钱德认为这种不对称性更多反映了意识形态地缘政治，而非纯粹来源于数据信息与隐私保护的客观标准。<sup>[15]</sup>

同样，TikTok 等平台的全球扩张被贴上“数字渗透”的标签，<sup>[16]</sup> 引发禁令和国家安全审查。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外域监视实践——如美国《云法案》（CLOUD Act, 2018 年）所规定的，允许美国当局访问美国公司在海外存储的数据——却几乎未受到国际社会的审查。在此背景下，全球话语体系默许了美国的司法管辖权扩张，同时将中国或其他非西方国家类似的数字主权主张视为病态。在 TikTok 的贸易限制政策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发达国家政府，如美国和澳大利亚，通过扩大人工智能数据伦理政策的空间，阻碍了中国数据服务贸易的发展。然而，在此过程中，国家政策始终可以被用作谋取利润和限制自由贸易的工具，尤其是在国际规则模糊不清的领域。政策空间由全球经济的制度化决定，并受贸易关系中的政治因素影响。<sup>[17]</sup> 因此，成员国倾向于通过实施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来落实国际规则，从而在贸易中获得更多优势。这并非全球南方或北方对另一半球施加压迫，而是两国之间结构性政策空间冲突的结果。<sup>[18]</sup>

### （二）数据作为地缘政治工具

安全话语正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为“可信数字联盟”的形成辩护，例如七国集团（G7）的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和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这些框架以风险管理为借口，刻意排除中国标准、供应商和基础设施。然而，这种逻辑具有选择性：美国商务部以“数据安全担忧”为由对 DeepSeek 等中国人工智能开

发商实施限制，同时却批准 Palantir 等公司向北约盟友提供人工智能监控技术。其内在逻辑并非中立的风险缓解——而是通过塑造全球技术发展路径以契合战略利益。<sup>[19]</sup>

### （三）以安全之名行经济保护主义之实

更深入的分析表明，“安全”往往是经济保护主义的遮羞布。尽管全球南方国家常因采用数字保护主义政策受到批评，但国际法规的细致考察揭示了另一幅图景：西方国家主导了全球96项活跃数据本地化措施中的68%，其中许多措施以模糊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为借口。TikTok 制裁、对 NVIDIA 向中国出口 GPU 芯片的出口管制，以及阻碍华为进入5G市场的行为，均表明国家安全主张常与保护国内产业和技术主导地位相重叠。

这些实践共同表明，“信任”“自由”和“安全”并非普世法律原则——它们是战略叙事，被有选择性地运用以巩固霸权并限制全球南部的边缘主体性。本文主张，数字治理的未来必须超越这些自利逻辑，转向多元且互惠的法律框架。

## 四、对全球南方的影响：技术发展与服务贸易中的碎片化陷阱

全球数据治理格局正面临日益加深的碎片化，而全球南方国家已成为这一地缘政治裂痕的被迫前线。随着美国、欧盟和中国等主要国家推行各自的数据主权理念，全球南方国家面临日益严峻的压力，被迫遵守相互冲突的标准。这形成了帕尔米德·杰特·辛格（Parminder Jeet Singh）所称的“合规挤压”现象，即各国不得不耗费宝贵的行政和财政资源在不兼容的系统间周旋，最终陷入部分学者所称的“主权陷阱”。<sup>[20]</sup>

### （一）数字主权的被侵蚀

法律不对称性所引起的数据双重标准对外国基础设施提供商的依赖也削弱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字自主权。<sup>[21]</sup> 墨西哥的电子治理云在 AWS 算法更新导致关键数据丢失后发生重大故障——这清楚地提醒我们，当核心基础设施掌握在外国手中时，运营主权无法得到保障。同时，数据制度的碎片化导致定价差异。例如，一家印度人工智能健康科技公司访问欧洲病理学数据集的成本是访问中国同类数据集的四倍多，这源于更严格的数据本地化规则和许可障碍。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市场效率低下，更揭示了全球

南方国家想要发展数据服务贸易中所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数据丰富的国家制定规则，而数据依赖型国家则别无选择。<sup>[22]</sup>

### （二）技术脱钩的高昂代价

技术脱钩进一步加剧了这些不对称现象。当一家墨西哥工厂被美国合作伙伴施压要求更换华为5G设备时，改造成本吞噬了其年度利润的40%。尽管此类要求披着“国家安全”的口号，但其实质是将地缘政治竞争的成本转嫁给全球南部的中小企业。<sup>[23]</sup> 更广泛的含义不言而喻：数字治理的碎片化并非中立或不可避免的演变——而是一个政治操纵的过程，其代价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承担。<sup>[24]</sup>

总之，全球南方国家陷入了不对称依赖、监管不一致和强制性合规的困境。<sup>[25]</sup> 如果没有真正反映这些国家发展优先事项的协调多边框架，碎片化不仅会加剧全球数字不平等，还会在结构上巩固一种新的数字依赖形式，这种形式与历史上的经济殖民主义模式如出一辙。<sup>[26]</sup>

## 五、结论

数字时代曾承诺打破边界，却在互联互通的表象下重塑了新的等级结构。当今全球南方国家正处于十字路口，并非因缺乏技术能力，而是被迫在碎片化且政治化的数字贸易架构中艰难前行。从监管负担到基础设施依赖，这一系统性的困境不仅反映了孤立的挑战，更是数字秩序的系统性表现：该秩序优先服务于强权，同时将冲突成本转嫁至边缘地区。

然而，这并非被动承受的叙事。随着数字依赖加深，全球南方行为体对战略自主性的需求正日益增强。非洲联盟的数据政策框架和东盟的互操作性倡议等区域努力，为一个更平衡的未来提供了展望，其中规范影响力不再被全球北方垄断。然而，这些愿景需要更多纯粹的数字技术对齐，它们需要团结、对本地能力的投资，以及对数字贸易的重新构想，不是作为一场争夺主导权的竞赛，而是作为一个全球公平的共同项目。

综上所述，若不承认塑造数据服务贸易的地缘政治的双重标准，便无法理解其本质。为突破“碎片化陷阱”，我们必须超越决定论和殖民主义视角，转而构建一种治理范式，承认全球南方国家的权利、声音和愿景——不是作为竞争对象，而是作为数字主权平等互惠未来的共同缔造者。

## 参考文献

- [1]Arora, Payal.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A global standard? Privacy futures, digital activism, and surveillance cultures in the Global South.” *Surveillance & Society* 17, no. 5 (2019): 717–725.
- [2]Aisha Adeyeri and Hossein Abroshan, ‘Geopolitical Ramifications of Cybersecurity Threats: State Respons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 in the Digital Warfare Era’ (2024) 15 *Information* 682.
- [3]Heeks, Richard. “Digital inequality beyond the digital divide: conceptualizing adverse digital incorpora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28, no. 4 (2022): 688–704.
- [4] 洪延青，中国数据出境安全管理制度的“再平衡”——基于国家间数据竞争战略的视角 [J]. *中国法律评论*，2024，(03):201–212.
- [5] Drew, R., 2016.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 companion to popular culture, pp.165–183.
- [6] Khalid Khan, Chi-Wei Su, Muhammad Umar and Weike Zhang, ‘Geopolitics of Technology: A New Battleground?’ (2022) 28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conomy* 442.

- [7]Wyatt, Sally.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In *Technology ethics*, pp. 26–33. Routledge, 2023.
- [8]Zongfei, Li, Dong Youqiang, Hou Miaole, Wang Jian, and Xin Taiqi. "Basic issue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of the digital restoration of the Great Wall." *National Remote Sensing Bulletin* 25, no. 12 (2022): 2365–2380.
- [9]Couldry, Nick, and Ulises A. Mejias. "Data colonialism: Rethinking big data' s rel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subject." *Television & new media* 20, no. 4 (2019): 336–349.
- [10]Borgogno, Oscar, and Michele Savini Zangrandi. 2024. "Chinese Data Governance and Trade Policy: From Cyber Sovereignty to the Quest for Digital Hegemo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3 (148): 578 – 602. doi:10.1080/10670564.2023.2299961.
- [11]G ü rcan, Efe Can. "The multipolar challenge: implications for dollar dominance and the shifting tides of US hegemony." *Belt & Road Initiative Quarterly* (2024).
- [12]Borgogno, O., & Savini Zangrandi, M. (2024). Chinese Data Governance and Trade Policy: From Cyber Sovereignty to the Quest for Digital Hegemo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3(148), 578 – 602.
- [13]Pertwi, W. K. (2022). Aktivitas browsing TikTok disebut Bisa Dipantau, Begini Cara Cek Apakah Pengguna terdampak Atau Tidak. KOMPAS.com. <https://tekno.kompas.com/read/2022/08/22/17030037/aktivitas-browsing-tiktok-disebut-bisa-dipantau-begini-cara-cek-apakah-pengguna>
- [14]Liu, Na. "CCTV cameras at home: Temporality experience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n family life." *New Media & Society* (2024): 14614448241229175.
- [15]Chander, Anupam, *The Electronic Silk Road: How the Web Binds the World in Commerce* (2013). Anupam Chander, *The Electronic Silk Road: How the Web Binds the World in Commerc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https://ssrn.com/abstract=3662605>> accessed at 25 June 2025.
- [16]Aynne Kokas, *Trafficking Data: How China Is Winning the Battle for Digital Sovereignty* (OUP 2022), p. 51.
- [17]Chuanjing Guan and Qinyi Xu, 'The Boundary of Supranational Rules: Revisiting Policy Space Conflicts in Global Trade Politics' (2021) 55 *Journal of World Trade* <<https://kluwerlawonline.com/api/Product/CitationPDFURL?file=Journals\TRAD\TRAD2021036.pdf>> .
- [18]Richard Sandbrook, 'Polanyi and Post–Neoliber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 Dilemmas of Re–Embedding the Economy' (2011) 16 *New Political Economy* 415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3563467.2010.504300>> .
- [19]Deng, Zehang, Wanlun Ma, Qing–Long Han, Wei Zhou, Xiaogang Zhu, Sheng Wen, and Yang Xiang. "Exploring DeepSeek: A Survey on Advances, Applications,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EEE/CAA Journal of Automatica Sinica* 12, no. 5 (2025): 872–893.
- [20]Singh, Parminder Jeet, and Jai Vipra. "Economic rights over data: A framework for community data ownership." *Development* 62, no. 1 (2019): 53–57.
- [21]Avila Pinto, Renata. "Digital sovereignty or digital colonialism." *SUR–Int'l J. on Hum Rts.* 15 (2018): 15.
- [22]Kwet, Michael. "Digital colonialism: US empire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 *Race & class* 60, no. 4 (2019): 3–26.
- [23] 王海滨 . 美国涉华数据出境限制政策评析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5,(01):105–124+149.
- [24]Quintana, A.R., 2021.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must not allow Huawei to develop their 5G networks. Issue brief No, 6041, pp.1–8.
- [25] 于学昊 . 人工智能服务国际贸易下的数据劳工困境与挑战 [J].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 2024, 2(2): 45–47. <https://doi.org/10.61369/IED.7050>.
- [26]Kak, Amba, and Samm Sacks. "Shifting Narratives and Emergent Trends in Data–Governance Policy." (2021).